



友情暖三生

□余满雨

小字清欢，散发淡淡的墨香，书扉页上的文字，是你对我的牵挂，有你，便有了依靠。

——题记

细腻柔美的江南，烟雨氤氲，潮湿而清新。丝丝的细雨一落数日，将那缠缠绵绵的慵懒，发挥到了极致。我们便相遇、相识、相知在了有着江南水乡灵秀的绍兴。

那日雨中，行走在细雨纷飞的八字桥上，有人，有景，独缺一把油纸伞。你说：“你是一个素净优雅的女子，一身牛仔长裙，缓缓向远方走去，那看似孤独的背影，隐藏着一颗浪漫的诗情之心，展现着无尽的温婉与柔情。”这大致是你对我最高的评价吧。这张令你久看不厌的脸，这副令你羡慕的皮囊，还有每每令你为之赞叹的好身材，让你庆幸有我。我又何尝不是呢？一个人在这异乡求学，多少无法诉说的苦痛，多少无人倾听的辛酸，又多少无从说起的泪水，在这山一程，水一程，漫漫长途，云水路路上，清冷薄凉的尘世间，独爱遨游在小小文字中的感觉，把所有喜怒哀愁，晕染成，一点，一画，组合，勾勒成形。一行行，一排排，溢满所有情感的表述，字里行间流淌着情真意切。

还好，遇见了你。那个我受尽委屈你陪我在体育馆门前放声痛哭的晚自习，那个在我生日前夕陪你在医院熬过的一整个夜晚，那个你掐着点给我发生日祝福的凌晨，那些我们一起在寝室里大吵大闹嘻嘻哈哈的日子，还有那个在我决赛现场大声呐喊的你、在我生病时为我买饭的你、陪我一起走遍大半个绍兴市区谈天说地的你，这些都将会成为我大一这一年里最珍贵的回忆。

冬的雨，凉凉的，滴答，滴答，似乎从遥远的幽谷传出的弹奏声，悠远而有空灵，滋生出丝丝寒意。咖啡小木屋中，不喜看书的你却陪我一起研读林徽因柔美的诗，蜷缩在那个角落，让柔丝随意地倾泻，散落，然后，安静地听着重复多遍的那首深情的歌谣。在这纷纷扰扰，冰凉岁月的尘世间，相信有那么一个人，在一个角落，静静地守候着。不用联系，却心有灵犀，即便没有问候，可心与心之间，依然会相知相通。我在，你也在，我不在，你依然在。从春花烂漫，到大雪纷飞，依然会静等，坚守。

曾读这段话：有一房客想找一间面朝大海的住房，房主说，“我有”。待房客去时，门前并没有大海。房主说：“只要心中有海，那便是面朝大海，也便是春暖花开。”身边有你，心中有你，未来的三年，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开心下去。

书的扉页，是你给我的留言：我希望你一直快乐，不管你身边的人是不是我，即使以后陪伴你的人不是我。牵着你的手，不再害怕，不再孤单。

灿灿阳光

□小 桥

阴霾了好久的天空终于被阳光清洗了一遍，那些烦躁不安的晦气一消而散。凌晨5时入睡，本来想赖在床上不等到下午3时就不起来的想法终于抵不过阳光的逗引，在中午12时翻身而起。

趴在窗台上看穿得有些多的路人，虽然风吹来有些寒意，但总不能辜负了难得的春意吧？找了件毛衣穿上，快速洗漱一番，将头发高高束在脑后，抓起我的大包包冲下楼梯……

“暖日难得顾此间，春妆怎奈闺中怜……”胡乱拈来，抢白了自己一句，打开车门，被阳光温过的车里舒服得像美梦的故乡，拧响音乐，克莱德曼的钢琴曲跳着小步在车内穿梭。行了一程，将车停在路边，也不管是否会被抄牌，下车缓缓行在人群汹涌的街上，我不禁挺直有点酸痛の腰板。昨天跑了四公里的路，比我平时一个月走的路还要多，害得股兄一直开车在后面跟着，怕我会受不了晕倒，真有点佩服自己能坚持下来，看来骨头还没老！

轻轻的风掠过耳边，心情渐渐地浮了起来，许久没有过的安宁平和将我的五脏六腑熨烫得服服帖帖，买了一件内衣、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糖，还有些水果。

一手提着东西，一手还拿着一串路边小摊

上买的炸番薯圆就大啃起来。我特爱这小吃，虽然是油炸食品，淀粉含量高，无论对皮肤还是身体都有害无益，不过口味却特喜欢。顾不得淑女形象，边嚼边对着旁边的张三李四傻笑，估计嘴边还粘了几颗芝麻粒呢！

远远地听到有人叫我，四顾张望，只见丹和缪并肩而来，看着我的馋样不禁莞尔，丹指着粘在我手背上的芝麻说：“怎么吃得这么急啊？有人跟你抢？”我满嘴的美食，哪顾得上回她的话啊！指了指糖袋示意她俩吃糖，缪摇了摇头，她一直在减肥，不吃。

因和缪好久不见，就问什么时候请吃糖啊，说是下半年，真好！以前像男孩子似的缪多了好些女人味，真有贤妻良母的模式了。爱情的力量真大！

作别了丹、缪两人，我闲逛在阳光下的热闹中，有人正走向围城，有人正想从围城里出来，有人已在围城之外，老套的感慨，老套的故事，老套的伤怀！

可我竟没有一点的伤感，很多事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以往的我大多是在规定的圈子里思考，以为人世间的事自然是以和为贵，宜合不宜散，哪怕是委曲求全，哪怕是筋疲力尽，哪怕是伤痕累累，却很少想过可以用更简单更有效更彻底的方法来解决。只是因为不敢想象那后果，以为那后果便是洪水猛

土蜂

□王林坚

我正在低头看书，一只体型硕大的土蜂从开着的窗户飞了进来。

杀人蜂的传说让我警惕地注视着这只土蜂的动向，我拿着书并作好了随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准备。

土蜂在这不到20平方米的空间转了几圈，似乎对这个“家徒四壁”的房间和我这个老男人失去了兴趣，想回到外面碰碰运气。可是它找不到进来的路！

两扇窗还大大地开着，透过窗户的上方可以看到外面的蓝天白云。

土蜂在房间里又飞了好几圈，向着蓝天白云飞去。

土蜂有好几次都要接近开着的窗户了，但最后还是飞到了能看见蓝天白云的封着的窗户的上方，铩翅而回。

我是从蓝天白云那儿来的呀，怎么会走错了呢？

秋天慵懒的阳光从外面照进铺着白色瓷砖的地板，折射到雪白的天花板，明晃晃的，像

兽，不可碰触的。

没来得及细细想那后果是什么，也不想去想，这段时间把什么都放下，只剩工作和娱乐。本该柔肠百转、思前想后的事，于现在的我居然波澜不惊，而且一天比一天恬淡寂静，心情放松得常常不禁傻笑。难道我对危机竟没个正常的心态去收拾？

这几天看《好想好想谈恋爱》，故事情节倒没什么吸引人，像一间爱情快餐店，爱情故事多得眼花缭乱，快得一碗饭都没吃完就有两段爱情开幕落幕还加祭奠总结整套完工。但一些对白却经典、精辟、尖锐、理智，值得欣赏！

也不知怎地，每天晚上泡网上胡搅蛮缠到半夜，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看小说、念诗、看笑话、听歌、欣赏美图、购物、看电视剧……

有时兴之所至写几句打油诗，乱改几段前人诗词，阿弥陀佛，希望他们不会气得吐血。

也不知这日子别人是如何过的，只是觉得和别人有太多的不同，却又自然而然地不想坠入别人的那种生活模式中去，四十多岁的女人了，还风花雪月地编着唐魂宋梦。

幸亏那些梦可以偷偷地自己享受，即使在这灿灿的阳光下；也幸亏这些梦，我依然还有自己的天空，在这个暖暖的春日里，现实的一切，犹如清风过耳，不喜不怒、不忧不惊……

另一片天空。

土蜂飞向天花板，柔软的翅膀打在天花板上被无情地反弹了回来。

土蜂飞回房间，调整方向一次又一次地向蓝天白云和天花板飞去，可每次的结果还是一样。

我不仅暗暗着急，傻蜂啊，你怎么老是往上看，往上传，往下一点就是敞开的窗啊！

土蜂并不气馁，还是反复地尝试。

一阵轻风从窗外吹进来，土蜂打了个趔趄，刚好看到另一片天空。

土蜂调整好角度，轻快地飞了出去。

姐姐，我又在想你了（外两首）

□方石英



作者简介

方石英，1980年出生于路桥十里长街。出版有个人诗集《独自摇滚》、《石头诗》、《运河里的月亮》，参加《诗刊》社第32届“青春诗会”。

但愿还有多余的纸张
可以用来涂鸦
或者折一只精致的纸飞机
飞进黄昏幻想的夜幕
我曾在台风不知疲惫的嘶喊中
想起台州，我海边的故乡
稻草人立在田头
倾听被露水打湿的虫鸣

姐姐，我又在想你了
当你还是一个小姑娘
你就开始向我示范忧伤的神情
等待燕子从书中的南方回来
在电线上站成一排省略号
那湛蓝的让人想哭的天空
有柔软的云朵
替我们准备好完整的白日梦

姐姐，现在天凉了
我又开始不可救药地回忆
十里长街，一条内心隐秘的河流
你和我一前一后
在雨季的廊檐下轻轻走过
一遍又一遍，所有的故事重叠在一起
只剩下光滑的青石板
这岁月的底片透露我们最初的足迹

姐姐，我又在想你了
在他乡歌声低沉的水边
喝酒，只需要一点点
我就醉了，耳边响起你的小提琴独奏
洞穿深秋月光弥漫的心脏
我看见你黑色的睫毛闪动
预感洁白的雪花就要飘下来了
姐姐，我想现在就回家

在微山

可是我还在喝酒，尽管整座小城都睡了，都在梦里做一个好人
那又如何？重要的是我还醒着

微山，微山，空空的城
荡荡的月光洒在微子墓前
也洒在张良墓前，万顷荷花已败
秋天早已深入骨髓

可是我还在喝酒，幻想一把古琴断了弦，高手依然从容演奏
弦外之音，驴鸣悼亡也是一种幸福

微山，微山，微小的山
不就是寂寞石头一块
异乡的星把夜空下成谜一样的残局
赶还醒着，我喝光，命运随意

钟表匠

每一秒都适合沉默
在寂静里，在昏黄的灯下
空空的酒瓶，空空的心
折射往事绵延的旧时光

我相信每一个零件
都是宿命的必需
每一次调试
我都全神贯注
忘记疼痛
忘记故乡离我越来越远

每一秒都是倒计时
无名之树长在窗前
它的根被瓦砾与碎石挤压
但依然站得笔直

我已习惯颠倒的生物钟
白天做梦，夜晚失眠
即使有一天双目失明
还有一副墨镜替我注视
这爱恨交织的世界
我的心，我的钟，它还在走

